

口述歷史 採訪技巧與資料整理

闕正宗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助理教授

【摘要】口述歷史是一項團隊的工作，需要事前做計畫與分工。其訪談者要具備專業知識、洞察細微的能力，以及正常的人格教育。過去中國歷史主要是以帝王史為中心，口述歷史啟開民眾解釋歷史的大門；其中，家族史是當代臺灣口述歷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本文主要介紹口述歷史採訪技巧與資料整理，首先談資訊科學與口述歷史的關係，接著介紹口述對象選擇與團隊組成、訪談技巧（如何發問）、資料整理與後續，最後結論說明口述歷史的重要性與侷限性。

關鍵詞：口述歷史；新聞採訪；資訊科學；史料；家族史

大家好，很榮幸今天有機會來這裡和大家分享。這些年，我大部分的時間是做採訪，比較少做口述歷史。我從 1986 年開始做佛教人物的採訪工作；大概是在七、八年前，才開始與國史館侯坤宏處長、卓遵宏教授一起做佛教史人物的口述歷史。

今天的主題是談口述歷史的採訪技巧與資料整理。我是學新聞出身，畢業後在佛教雜誌社服務，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停過。從新聞方面切入，我會有比較多的經驗；同時，我主要從事佛教人物或是佛教寺院、歷史相關人物的採訪工作，在這一方面就有較多的經驗。

新聞記者的採訪，與口述有很多類似的情

境。如訪問一個人，就要先設想訪問的內容，但有時候記者在採訪現場對臨時發生事件，是沒有辦法預測的。記者的養成，基本上，在採訪前，需要做事前準備、聯絡的工作，通常會事先針對特別主題的專訪召開編輯會議或採訪會議，之後開始分配工作進行採訪。如昨天發生一件事情，今天要訪問這個人，就要事先約定時間，這是記者最基本的工作。

今天的課程沒有太多的理論，可以多講一點實務經驗，直接做實務的分享。我自己有很多的經驗，有美好的，也有難過的，都可以和大家分享。首先介紹資訊科學與口述歷史的一個聯繫。



一、資訊科學與口述歷史

(一) 資訊科學

所謂的資訊科學，用白話來講，就是新聞學，採訪者一般都將它歸納在資訊科學。1966年，西方著名的新聞學者羅伯特·薩克頓·泰勒（Robert Saxton Taylor, 1918-2009）將「資訊科學」定義為資訊的起源（origination）、散播（dissemination）、蒐集（collection）、組織（organization）、儲存（storage）、檢索（retrieval）、解釋（interpretation）與使用（use）的學問。這個定義也適用在口述歷史方面。就口述歷史來講，也是一種如何去尋找一個特定的訪問對象，經過整理，可以散播、蒐集、組織、儲存、檢索、解釋與使用。我想口述歷史將來也都會被應用在這些學門上，它與資訊科學在很多層面上，是非常相似的。

1987年，Tom Wilson更進一步指出「資訊科學」乃是產生（generation）、組織、傳輸（transmission）與利用的學問。

綜合以上兩位著名的學者，則可以將資訊科學歸納為三點：

1. 資訊的產生與傳播

口述歷史也是資訊的產生與傳播。如果做口述歷史，寫下來的東西就會變成一種史料文獻，同時也是一種資訊。成為資訊以後，就要傳播，否則放在那裡，等於是一個不動的東西，也就掉它的意義了。

2. 資訊的組織與處理

採訪完要組織與處理，也就是資訊組織的技巧和處理工作。這也是口述歷史後續的工作。

3. 資訊的傳輸與利用

最後是資訊要展現的方式。傳播有很多的方式，如拍紀錄片，或是出版一本書，或是製作一個特定的專題，之後會被看到或被拿來利用。

(二) 口述歷史

口述歷史是歷史學門的分支。知名口述歷史的學者唐諾·里齊（Donald A. Ritchie）在《大家來做口述歷史》（Doing Oral History）一書中提到：「以錄音訪談（interview）的方式蒐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。口述歷史訪談指的是一位準備完善的訪談者（interviewer），向受訪者（interviewee）提出問題，並且以錄音或錄影記錄下彼此的問與答。訪談的錄音（影）帶經過製作抄本（transcribed）、摘要、列出索引這些程序後，儲存在圖書館或檔案館。這些訪談紀錄可用於研究、摘節出版、廣播或錄影紀錄片、博物館展覽、戲劇表演以及其他公開展示。」（註1）口述歷史是參與的雙方的共同產物。這是口述歷史的基本定義。

上述提到個人觀點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因為很多歷史常常是個人觀點的一個展現。一般來講，很多口述歷史的受訪者都有自己的立場與價值觀，很難改變他對某件事的特定看法（意識型態）。例如我曾經和侯處長做過一位臺灣佛教界非常知名的居士的口述。我將訪問的幾十捲錄音帶整理成文字後，拿給他看，但他覺得記錄的內容好像不是他講的，我和他之間，就產生一個很大的落差問題。這位居士本身的經驗很好，很能寫文稿，在民國五、六〇年代，在雜誌上發表非常多的文章。他對我們整理的文字稿不滿意，最後由他自己寫，再出版。所以，口述記錄者與受訪者之間，最後可能會產生一些落差，但還是要



尊重受訪者，畢竟他才是當事人。如果他認為整理後的內容不是他的原意，他要以他自己認為的原意展現出來，我們也會認同。因為這是以他個人歷史觀點為主，而不是我們的觀點，我們只負責發問與記錄。

再舉一個例子，最近油價又要漲了，一般人只會趕快去加油，此時就會看到有記者到加油站問民眾對油價上漲的看法，被問的民眾一定是很不高興的批評。這個採訪報導意義不大，因為在一個人很痛苦的時候去訪問他，只是將民怨反映出來而已。

以特定立場談價值觀，有三種人很難改變。第一種是既得利益者，因為影響到個人利益，就會很不高興。第二種是既成習慣者，習慣養成了，要他改變、扭轉，也很痛苦。第三種是既成觀念者，就是意識型態，有某一種意識特定觀念在，要改變他是很困難的。這三種人有特定的立場，很難改變，如果訪問他們，一定是有許多不滿的聲音。所以，訪問時，要有很多訣竅。

要去訪談，一定要有準備，才能提出問題；若提不出問題，就沒辦法訪問了。記者就像是狗仔隊一樣，常常會有被趕出來或是不被理會的情況發生。我以前做採訪的時候，部分是用「旁敲側擊」的方式。例如我以前做寺院採訪調查時，常常被人趕出來，因為過去報紙對寺院不友善的經驗，讓他們看到記者就很害怕被窺探隱私，胡亂報導。

要如何切入，讓對方接受訪問，或是比較不那麼害怕，這可能需要一些技巧。以我個人來說，要去訪問，一定會先做好功課才去。如果是要訪問一間寺院，我一定先了解後再去：進到寺院，

遇到法師，就先從歷史、建築方面切入，他會覺得你好像是來這裡學習的，將寺院過去的歷史談一遍，或是將寺院的歷史做一點回饋，他會覺得你對他們滿了解的，有做過功課，就會願意接受採訪。如果進去寺院就問寺院的住持是誰之類的問題，覺得你不了解，他不一定回答，也沒有必要告訴你，這是有一點隱私的。若是從側面或周圍有觀察到的去談，如過去歷史的演變，就像是他的朋友一般，會比較容易和你談一些東西。

還有，在訪問過程中，需要錄音或錄影，這些都是保存歷史的一種方式。訪談的錄音帶或錄影帶，在訪談完之後，將它整理成文字的口述資料，而且最好是紙本，或是製作抄本、摘要、列出索引這些程序以後，放在圖書館或檔案館，供人使用。這些訪談記錄可用於研究、摘節出版、廣播或錄影紀錄片、博物館展覽、戲劇表演以及其他公開展示。如張學良的回憶錄，出版成書，公開展示，讓大家翻閱。

(三) 資訊科學從業人員的要求

大概在 1996 年，西方有一位很有名的新聞學者說：「新聞工作，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項工作。」他說在錄音機還沒有發明以前，記者要具備三個條件：一本筆記本、專心的聆聽，還有千錘百鍊的專業。

以前我在世新念書的時候，印象很深刻的是，第一堂課老師就告訴我們做一個新聞從業人員需要具備三個條件：1. 敏銳的觀察力，2. 豐富的想像力，3. 正常的人格教育。這給我很大的體會，雖然已經過了二十幾年，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個情境，還可以背誦出來。所以，這次在設計課程的時候，就想到當時老師講的這三點。



身為新聞人員一定要有敏銳的觀察力，知道新聞的發生要如何去訪問，否則就找不到獨家新聞。而且新聞裡有很多的細節是不連貫的，就像做口述歷史一樣，講出來的話是片段的。人的記憶是片段的，不可能毫無保留從民國 1 年回憶到民國 50 年。所以，連結片段是要經過豐富的想像力，但口述歷史更需要史料文獻的佐證。

（四）口述歷史訪談者的要求

我認為口述歷史的訪談者，也需要具備三點要求：

1. 專業知識能力

做口述歷史時，如果不了解受訪者的背景或是整個時代背景，在專業訓練的能力上，就顯得不足。像我們做佛教的口述歷史，要訪問很多的法師、長老、大德，就要對他們的背景、過去的歷史，有初步的了解；如果有更專業的了解，就更好了。也就是要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。不論是中國佛教史，或是近代中國佛教史的發展，對年高德劭的長者，要知道他經歷了哪些生命的過程，這就是專業的知識。

2. 洞察細微能力

受訪者在講述的過程中，可能有伏筆在裡面，有很多細節必須去了解，從談話中，找出一個問題或是延伸一個問題。像我和卓教授、侯處長一起做口述歷史的時候，發現幾位長老法師已經八十幾歲或是九十幾歲的高齡，每次訪問時，他就會講到別的問題或是講他想講的；訪問四五次之後，發現他的回憶一直停留在某個階段，講的內容都一樣，就只好放棄。這也是有些採訪只能做單篇，沒辦法做成一本書的原因。記憶衰

退是最麻煩的一件事，很多歷史事件很可能就這樣被淹沒、消失了。從口述者所談的內容發掘新問題，是必須具備洞察細微的能力。凡有蛛絲馬跡都不放過，才是合格的口述歷史工作人員。

3. 正常的人格教育

不論是新聞從業人員或是口述歷史的訪談者，都要養成一個重要的正常的人格教育。我覺得有些記者的正常的人格教育養成，是需要被強化的。口述歷史也需要具備正常的人格教育，否則這個歷史導引出來後，會產生非常多的問題。所以，不是只有口述歷史或新聞的從業人員，各行各業都一樣，要有一個正常的人格教育，才能做得長久，也才會受別人尊重。像佛教講起心動念很重要，如果起心動念不好，後面就不會有好的展現。這個要求就是正常的人格教育，不論是新聞從業、資訊科學從業或是口述歷史從業，都是非常important的一個觀點。

談到這裡，我就非常有感觸。有一個諷刺臺灣當前新聞記者素質的網路笑話，話說唐三藏來到現在的臺灣取經，下飛機後，就有記者問他對臺北有陪酒女郎的看法，唐三藏聽到的第一個反應是回答：「什麼？臺北有陪酒女郎？」隔天報紙的標題是：玄奘大師下飛機馬上問臺北陪酒女郎。大師看到後非常的生氣，這個報導也引起別的記者的好奇。又有記者問他對臺北陪酒女郎的現象的感覺，他回答：「我沒有興趣，不要問我了。」隔天報紙的標題是：玄奘大師對臺北陪酒女郎不感興趣了。第三天又來問他，玄奘大師就不回答了，結果隔天報紙還是登出來，標題是：他默認了。第四天再來問他，他非常生氣的說：「你再亂寫，我要告你。」結果隔天報紙的標題



是：玄奘大師因為陪酒女郎問題怒告記者。

這就是臺灣的新聞記者素質的問題，在引導一個問題時或下標題時，都是很聳動的，違背了受訪者的原意。我覺得以前的記者訓練比較嚴謹，現在這個專業好像有待加強。像現在臺灣的新聞從業人員，有時會刻意炒作新聞，寫出非常聳動的報導，給人唯恐天下不亂的感覺，不是真正想去發掘新聞、探索真相。所以，這個素質問題，就是一個正常的人格教育問題，對新聞從業人員的要求特別高。

再舉一個例子，日昨我去拜會某法師，談論寺志編纂問題。法師臨時外出不在，由他的祕書招待我。這位祕書是在大學教漢唐樂賦，有些學生表現得不錯，他就想請學生吃飯，地點讓學生決定。結果學生居然決定要去一家高消費的餐廳吃飯，因為他已經承諾了，只好履行約定。又有一次要請三、四個學生吃飯，有了上次的經驗，這次祕書就直接請他們吃學校的便當，給 500 元讓他們自己去買便當；隔天學生也沒有還給他剩餘的錢，還決定花光錢。他就覺得現在的學生將老師請客視為理所當然，不懂得客氣，也不太體諒別人、為別人設想。這就是為什麼要強調正常的人格教育的重要性了，就是要體諒別人、為別人設想。

二、口述對象選擇與團隊組成

成為專門從事口述歷史的人，團隊的組成是非常重要的。針對一個人或是一個大計畫，要尋找相關的人一起組成團隊，做交叉訪問，同時擬定計畫，是打團體戰的。

過去中國歷史主要是帝王史，平民的歷史或

社會史非常少，使得中國有很多歷史現象，都是掌權者在解釋，而不是民眾在解釋歷史。家族史的開啟，是當代臺灣口述歷史非常重要一部分。這些年中央研究院針對臺灣的大家族有非常多的推動，如霧峰林家，累積了好幾本口述書籍，包括日記的全套出版。

口述歷史的對象的選擇包括：

(一) 重要事件的參與者

做口述時，起碼要有三個條件：事件、主人、見證人。對某一事件覺得需要回顧這段歷史，要找一個見證人，問他怎麼一回事，也許需要做研究或需要見證這樣的歷史；再來就是主要人物，還有相關人物等等。如張學良是西安事變主要的領導人、發起人、見證人，談西安事變具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，如果沒有訪問到張學良，給人的感覺好像就差了一點。因為西安事變後，楊虎城等人都被殺了，只剩下張學良還活著，可以做口述歷史，他就特別具有關鍵性的作用。所以，找重要事件的參與者，是最重要的一點。

1. 事件見證人

見證所留下來的史料，可以供後人研究。如政府要補償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，其中有一些就是二二八的見證人。

2. 事件主要人物

如當時發動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臺共謝雪紅，就是事件的主要人物。後來謝雪紅一個人由香港逃到北京，他的親人還是留在臺灣。有一次，我在苗栗獅頭山做調查的時候，發現有一間寺院是謝雪紅的姐姐所創建。雖然這不是新發現，但在過去沒人提到過，這就可以和歷史銜接起來，



可以和他的家族歷史銜接起來。他姐姐很早就過世了，在我去調查時，寺院的住持是他姐姐的一個徒弟，但他願意提供很多照片讓我掃描、翻拍。雖然我還沒有解釋這段歷史，也還沒有去做研究，但這些照片讓我了解到謝雪紅的家族史與獅頭山的關係，而且當時他們是一個信佛的家族。

3. 事件相關人物

如我們常常看到車禍以後，當事人肇事逃逸，為了尋找目擊證人，有時會懸賞請人提供當時的影像紀錄，或是調閱監視器，查看是否剛好有人路過目擊當時的情況。這就是相關人物，他不是參與者，但是他剛好路過看到，也就可以成為訪問的對象。

（二）具口述價值者

選擇哪一方面的價值意義，如對某團隊或對某團體具有口述價值。國史館在尋找選擇口述歷史對象的時候，可能有經過一番推演，年高德劭的長者是優先選擇的對象。因為年紀很大了，不趕快做怕時間來不及，如悟明長老、戒德長老做完口述的幾年後就圓寂了。所以，國史館搶救的時間做得很好，這個口述很有價值，因為這些法師回憶他們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兩地的生活，具有兩邊交涉的因緣在裡面，有助於了解近代佛教的發展，不論是中國大陸佛教的發展，還是近代臺灣佛教的發展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意義。

臺灣現在編撰家族史的風氣很興盛，也許大家可以嘗試從家族史開始。家族史對整個社會，不見得有重大的意義，但有些家族對社會相當有意義，如霧峰林家傳記的出版，不只是對家族有意義而已，對社會也是有意義的，同時涵蓋整個

臺灣的意義。家族史對個人來講，具有非常高的意義。也許家人沒有豐功偉業，比起其他人是很平凡的，但平凡不代表不重要，至少對這個家族非常重要。像父母親或爺爺、奶奶、外公、外婆他們那一段歷史，我們參與的很少，可以為他們建立一套口述。要訪問的對象是家人，你就是最熟悉的人，也是最適合做的人。例如我做過我父親的口述歷史。我父親是個非常沉默的人，二十多歲時和他的一個姐姐隨著國民政府來到臺灣，對於那段歷史，他完全不說。而我對父親所知無多，從小聚少離多，他在臺北工作，我住在南部，是由外婆帶大的。我就有個想法，對父親做口述歷史，讓我能了解他的過去。那時我媽媽在一旁說他也知道很多，要我也訪問他。我想可以再找時間訪問家母，因為他和我父親有諸多共同經驗。至於要怎麼對家人做口述歷史，等一下再做一些說明。

具口述價值者，基本上分成以下四種類型：

1. 對某團體具口述價值

口述歷史還是要回歸到需要做的一個主題性，就是對某個團體具有口述價值的意義，如今天訪問悟因法師，當然是因為他對香光尼僧團是有重大的意義。早期國史館曾經幾度要訪問某山法師，但是他太忙了，沒有時間做口述，最後由他隨侍的弟子利用他空檔的時間幫他做；後來在國史館出版，就是利用這樣一個情境下所出版的。如果連一個開山宗長都沒有口述，那麼這個教團本身就好像缺少了什麼，而且某些法師年高德劭，也需要做口述，不只對個別團體有價值，對整體佛教亦有價值。



2. 對社會全體具口述價值

有些人對社會團體具有口述的價值，如總統、副總統或行政院長，畢竟他們是國家的領導人或是高階位置的人，對社會是有特定的意義和歷史價值的。如孫運璿生前，曾經有人為他拍紀錄片，追溯他對臺灣的建設，提到他早年來臺灣搶救電力的過程。那個過程對臺灣非常重要，他是臺灣早期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導者。

3. 對個人研究具口述價值

如我曾指導一位研究生，為了寫論文做口述、設計問卷，訪問完以後，就做一些交叉比對，得到一些結論，這對他個人研究是有意義的。

4. 對未來具有研究價值

口述不只是現在看到的價值而已，可能對未來研究具有價值。舉個例子，我小時候住在嘉義市公園旁的眷村，現在都已經拆光了。有一個臺灣知名新聞工作人員王偉忠的老家也住在附近眷村，在得知眷村即將拆除的消息後，他就進入眷村拍攝最後一支紀錄片，將當時眷村的樣貌整個保留下來。當歷史消失以後，硬體建設全部不見了，將來如果有人要回顧這段歷史，或是要研究那個時代眷村的樣貌，他所拍攝的那部紀錄片就具有高度的研究價值。保留下來的影片資料，將來可以還原很多問題，包括局部的重建或復建，留下一個保留區，都具有很高的價值。

(三) 口述目的

要找一個作為口述的目的，也許要展現一個事實。口述的目的，就是到底為什麼要做口述歷史？就像是佛教所講的緣起。如我想要了解一段歷史，那段歷史和我有關係，或是和社會有非常

重大的連結關係。

1. 肇清問題

做口述的目的，當然是要釐清問題。對一個問題不了解，想要藉由口述還原。一件事情的參與者不是只有一個人參與，口述就要同時涉及到許多人。像六〇年代日本黑澤明拍了一部電影《羅生門》，敘述四個不同身分的人，以不同的位置角度看一件事情而有不同解釋，後來也演化出「羅生門」這個名詞。做口述時，單一個人未必可以使問題得到釐清，即使他是關鍵人物或是相關人物，所得到的可能是所有答案的其中一種而已。就如《羅生門》一樣，身分、角度不同，對事情產生不同的看法，自然解讀也就不同。有時候要釐清問題，不能只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口述而已，有時候還要配合史料的文獻。

2. 填補史料不足

有些歷史的資料沒有留下來，就只能透過口述來填補，讓歷史還原。如我現在為宜蘭的某個寺院做寺志，從當時的雜誌根本找不到記錄，只好做口述將這段歷史補足。這是為了要填補史料的不足。

史料在某一方面可能是不清楚的。例如我四處做訪問、調查，需要和法師或寺院的人物接觸，就在剛過完農曆年之後，我到汐止彌勒內院——當時是慈航法師開山；白色恐怖以後，慈航法師居無定所，在汐止靜修禪院的達心和玄光兩位了不起的比丘尼的支持下，於汐止的後山建了彌勒內院讓他安住。過去我一直注意 1949 年 6 月 1 日臺灣發生戰後第一件白色恐怖的來龍去脈，雖然有很多記載，也有史料，但是說法都不一樣。在慈航法師圓寂的時候，有人為他出版紀念集，裡



面有很多當時被抓的人提到被抓的情況，說法都不一樣。那一天，我又聽到一個最新的說法，終於把這一段歷史了解清楚了。某法師，他也是當時的見證人，在沒有任何的戒心之下，很開心、主動的對我說出這段歷史。1949年5月31日，當時圓光寺不辦臺灣佛學院，而新竹靈隱寺無上法師願意接辦，慈航法師他們一行二、三十個人從中壢圓光寺出來以後，搭車來到青草湖，車子只開到接近青草湖的地方就讓他們下車走路去靈隱寺。我看到很多的說法是，當時他們走過的路旁的電線桿有些貼了反動標語的傳單，在附近地上也有一些傳單，他們就被懷疑是共產黨，也被抓到警察局詢問，監禁起來。但是該法師的說法和這個不一樣。他說，那一天他們一行二、三十個人下車後，浩浩蕩蕩，一路走到靈隱寺，並住在寺裡，當時有情治人員住在他們隔壁房間監視他們。當反動標語被發現的時候，有人檢舉，他們因此被抓去問話。到處風聲鶴唳，共產黨匪諜就在身邊。當時立法委員董正之警告他們反動標語是核對筆跡的，必須分開寫，如果寫和傳單上一樣的標語，就會被誣賴是寫的人，就麻煩了。我終於了解這段歷史，總算將這段歷史稍微還原。

就如前面的《羅生門》，當事人的說法都不一樣，所以史料不可盡信，口述歷史也不可盡信，都只是讓我們更接近歷史而已。

3. 生平或專題

做口述的目的是想要研究、了解某個人的一生或是某一特定事件、主題，如反動標語，想了解當時的經過、被抓的原因等，或是主導過一件研究的發展、案件的處理過程，這是特定專題式的需求。

像家族史會牽涉到生平。家裡的長者需要做口述，難度也很高，尤其是愈親近的人愈是尷尬，有時候還不太願意說，有很多的困難點。有時候不要拘泥於形式，可以用比較隨興、閒聊的方式切入，反而能夠輕鬆的進行。如要訪問家裡的爺爺，將錄音機、錄影機全部擺好以後，他可能會很有壓力，反而講不出來。像最近母親節快到了，報紙媒體剪了好多小朋友學著打電話給媽媽說母親節快樂的影片，刻意營造一個氛圍，結果大家都講不出來，兩個人互相缺乏默契；有的媽媽反應很機警的問小孩是不是被逼的、還是缺錢之類的，因此鬧出很多的笑話。不過，也有感人的一面，就是小孩子很靦腆的和媽媽講母親節快樂。所以，對家裡的長輩做口述，可以不要那麼制式。

4. 研究需要（研究相關問題）

前面講過我有學生要研究一個課題而去訪問別人，這個都算是。

5. 其他

為家族、長輩或老師留作紀念，而從事回憶錄等的撰寫，或不在上述口述目的者都算。

（四）知己知彼

知己知彼非常的重要。所謂知己知彼，就是知道自己的專業，也知道對方的口述價值。像我長期在一個寺院幫忙，這個寺院最近要成立佛教研究中心，而且有意將中心推向國際化，由於出版的很多論文都是以中文撰寫，想找一位翻譯人員將論文翻譯成英文，進軍國際，讓大家看到臺灣佛教的研究。詢問一位我敬佩的學者，他精通英文、日文、巴利文、梵文等多種語文。結果他說應該要好好的學中文，這句話引起我的反思。



不是要好好加強英文，而是要把中文學好。為什麼？因為很多研究的引文都是藏經的文言文，如果中文不好，就不可能理解經文，更無法翻譯成英文了。他這種逆向思考，對我有很大的啟示。所以，做口述的時候，要知道對方的價值，還有自己本身的專業程度，我想這是要加強的。

就口述來說，家族史的呈現算是知己知彼，因為對家人相對了解。如某個同學家裡的父母，只有那位同學自己非常了解，由他來做是最好的。可是中間也可能會產生一個問題，就是很多的問題會不好意思說出口，反而需要旁人協助才會講出來，也會有這樣的現象。

1. 自己學術專長

要了解自己的專業背景、學術專長。就口述歷史來說，也許不需要什麼特別專長，可是對一個人物或是事件或整個大時代環境，一定要有所了解。如做家族史，每個人對自己的家族應該是特別了解，由別人來做可能就沒有辦法深入。又如衛武營的建成、歷史背景，還有當時出現的重要人物等，有些生活在這個村子裡的在地人，本身就有這方面的知識；另外，是後續的補強，去強化這方面的歷史知識。

2. 對象的生平與專業

要對訪問對象的背景有所了解。首先是身分背景要先定位清楚，如哪裡人、從事的工作、年齡等；如果有些不方便講年齡的，就大概代表一下。對這個人的背景、學識、學經歷等方面有初步的了解，才進入訪談；否則訪問完了，只知道他的名字，其他卻一無所知，這是不好的。就口述來說，即使是自己的父母，也都是一樣的。像我父親從大陸來臺灣，他的年齡是謊報的，身分

證登記的也是錯誤的，我還是要問清楚。原來當年為了躲避當兵，很多人都是謊報年齡。我們對父母好像很熟悉、很知道，但對於他不願意說的事情，要先讓他卸下心防，在一個比較輕鬆的氣氛下，引導他講出來。不管做任何的口述，包括長者，如爺爺、奶奶、父母，都要讓他們講清楚出生的年月日、哪裡人等等。因為有時候連籍貫可能都是一個問題，這是真的有可能發生的。

3. 事先蒐集資料

如果沒有事先蒐集資料，冒然去訪問，可能問了三、五個問題後，就相對無言，很尷尬。所以，要事先蒐集資料，把資料稍微的鋪陳，決定進行訪問的步驟。對外面的人，事先蒐集的資料，如受訪者出版的專書或資料；對自己家人也可以事先蒐集資料，如家裡的相簿。像我就拿我媽媽的老相簿來掃描，自己留一份做保存。照片，也是蒐集資料的一種。看這些照片時，可能會發現有趣的照片，如我看到一張我父母親的合照，我爸爸的身體是歪斜的，表情好像很痛苦、很難過，可是那又是他們蜜月旅行的照片，我始終百思不得其解，就拿這照片問我爸爸，他一看到這張照片馬上就想起來他那一天胃痛，而且還吐了。所以，照片可以說是家族資料的蒐集，用照片訪問的方式，可以卸下心防，因為照片可能是個回憶，他會願意告訴你，比較不會那麼尷尬；慢慢的談多了，就完全沒有防備了。

4. 事後強化考證能力

人的記憶都是片段的，有些回憶的年代可能會記錯，很多東西會有落差。因為年紀慢慢大了以後，記憶衰退是每個人都會有，何況年紀更大的長者。如我做一位宜蘭的法師的口述訪問，這



位法師始終記得很清楚在民國六十幾年有一個很大的颱風，因為這個颱風將他的房舍摧毀大半，寺院受到重創。後來我發覺好像不太對，當時有兩個颱風重創了宜蘭，前後相隔大概只有一、兩年的時間。我上網查詢後，發現法師講錯了，應該是另一個颱風才對。有時候人的記憶是會有一些落差的，現在網路搜尋非常方便，如關係社會整體的事件，要還原不是難事。如果是家裡的記憶不對，如媽媽和爸爸對同一件事的回憶不一樣，他們都是當事人，但是回憶的時間竟然有落差，事後還是需要補強考證。

（五）訪談團隊的組成

怎麼樣選擇伙伴，是非常重要的。選擇之後，要分工，如記錄、訪問、或是幾個人交叉訪問、隨時注意錄影和效果等等。從事口述歷史，通常不會少於三個人，可能兩個人負責發問，一個人在旁邊錄影、錄音或做一些筆錄工作；有時候也可能是四個人或五個人。

1. 不是單打獨鬥

以前我在雜誌社工作時，都是一個人單獨去採訪；回來後，自己寫文章；寫完後，還要自己編輯，什麼都要會。可是做口述歷史絕對不能單打獨鬥，必須組成一個團隊，事先規劃討論後再定案。針對不同的議題，組成不同的團隊。如我和國史館做口述時，都是三個人以上。一個人去訪問，孤立無援，而且人的思考畢竟是有侷限性的，如果可以多一些人來思考或是交叉發問，更能彰顯當時環境的氣氛，也可以把問題問得更周延。家族史也是如此，如果有兄弟姐妹或是其他長者陪伴，也許可以做得更好；若是一人單打獨

鬥，就會非常的辛苦。

2. 團隊成員的選擇

團隊成員的選擇，是基於個人的專業，在分工上可以擔任這個職位，如熟悉電腦、操作錄音、錄影的設備或數位的設備、對記錄特別在行、問的問題很犀利、特別有想法等。團隊需要專業的分工，不能只倚靠一個人，成員的選擇也就顯得非常的重要。

3. 計畫與分工

先選擇訪問的對象，之後要擬定計畫，如安排、聯絡受訪者及擬訪問內容的問題等等。每一次訪問後，要檢討之前問過的問題和得到的回答，接下來要問的問題，以及從回答的內容發現新的問題，再做延伸。所以，分工與計畫是非常重要的。

（六）錄音與記錄

有一些是錄音，有一些是錄影。記錄一般來說，像新聞的寫作，現在是用筆電記錄，過去沒有錄音機，必須學速記，完整記錄下來。口述歷史也是有這樣的需要，如當場有錄音，但還是要記錄。因為聽過的東西很容易忘記，而且訪問進行時，沒有時間聽錄音的內容，再問問題。如果現場有記錄，只要翻開剛才記錄的重點，一方面，可以知道這個重點有沒有講完；另一方面，提醒自己按問題順序進行訪問，或是從回答再延伸出來的問題，這些都可以透過記錄一目了然。所以，現場的筆記絕對是重要的，不可以只依賴現有的錄影或錄音，而不做記錄。

1. 錄音工具的運用（多重）

錄音的工具是多重的，除了錄音筆以外，現



在可能還有錄影。像我和侯處長他們去做訪談，為防止機器故障，至少都帶兩、三臺一樣的錄音機錄音。因為訪問不能重來，如果只準備一臺機器，而且故障了，這也表示準備不足，彼此都會非常的尷尬。

這次工作坊有一堂課是談臨終關懷影像紀錄。我想生命都有一個極限，與其到那個時候記錄，不如在長者身體健康的時候，就為他錄影。在老人家往生的靈堂上，常常看到往生者很大的照片，訃聞上面簡單記述往生者的生平、印著眷屬的名字，家屬行禮如儀的祭拜，但很少人在靈堂上播放一段往生者講話的影片或聲音。聽往生者生前談話的聲音，儘量讓氣氛不那麼哀傷，大家又可以回憶過去和往生者的相處時光，我覺得這是可以感動人的。前不久日本有一部紀錄片《多桑的待辦事項》，主角是一位工作退休後得到癌症的人，由他女兒為他拍攝紀錄片，非常感人，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。其實健康的時候，就可以持續來做。現在很容易的，手機按一下就可以錄影了。所以，錄音或錄影的記錄，成為現在口述歷史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。

2. 現場筆錄的重要

除了錄音、錄影以外，現場筆錄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一邊訪問一邊記錄問答的情況，在記錄的過程中，可以看受訪者回答的內容，再挑出沒有回答完整的，或是問更深入的問題，也可將想問的問題先記下來，等受訪者講完了，再補充發問。像我平常也是習慣拿著筆記，將想到的 idea 或是見面的時間和對象記錄下來，幫助自己回憶。筆錄是個草稿，但它非常的重要，這點大家一定要記住。

3. 錄影

就現在來講，我覺得搭配錄影最好。過去只有錄音，聽錄音帶時，有些老法師有鄉音，不論聽幾遍，就是聽不懂。如果有錄影就不一樣，有些可以透過辨識，如讀唇語、表情等，協助完成稿子的重要環節。將來錄影的資料還可以當成紀錄片使用，也可以輔助了解當時訪問的情況背景。

(七) 提供圖片、文字相關資料之重要

過去我和侯處長他們做口述歷史時，比較少注意圖片這一方面的資料，或是依照自己所蒐集到圖片資料進行訪問。我現在發現，如果已經確定要訪問的對象，對方也答應接受訪問，第一個工作就是先幫受訪者整理資料，包括照片。這兩年來，我訪問宜蘭的一間寺院，這間寺院要做一本寺志，但寺院的歷史不是很長，而且規模小，當時的報章媒體也沒有報導，就只能透過口述重建史料。那時我想這間寺院的師徒三代都在宜蘭耕耘，一定有留下很多照片，就請他們先將照片、文件和戒牒找出來，做數位化處理。他的師父是日本殖民時期的人物，原本有很多那個時代的照片，但是他師父圓寂時，覺得這些照片、文件沒什麼價值，就說不要留，一把火幾乎燒光了。在我們去的時候，已經所剩不多。在我將這些留下來的照片、文件數位化之後發現，原來的小照片經過掃描翻拍，放在電腦上很大又清楚，不必用放大鏡看了。法師可以透過這些數位化的照片，慢慢的喚起當時的記憶，開始回憶過往的人事物。每一張照片就是一個故事，就可以深入訪問，內容也會變得很豐富。如果沒有照片，我只能問寺院是什麼時候建立的、師父什麼時候出家，沒



有辦法深入。

文字也是一樣，如果有一張訓練圓滿的證明，通常不會被刊登在報紙上，只有個人的記憶會儲存。如小時候在學校念書名列前茅，得到獎狀，看到獎狀上面的名次、獎項等，自己就會回憶起那段歷史了。所以，我們要進入一個人物的實質採訪的時候，我覺得第一項工作一定要先幫受訪者將照片、文件等資料數位化。優點是保存，不用拿走照片原件，又可以燒成光碟給受訪者保存，而且最重要的是有資源可以進行訪問。如果將來要出版成書，也可以將一張張的照片與文字搭配，內容就更豐富了。現在臺灣很流行一句話「有圖有真相」，這就是見證。現在有些照片是偽照、合成的，但我們這是現場掃描或翻拍，不存在這個問題。所以，有圖有真相，正是反映當時這段歷史是有價值的。

像我父親那一輩的人，照相是一件很困難的事，一張照片的錢就可以買好幾斗的米了。在那個時代，如果有照片，表示是非常重要的，對這個人來講，一定有特定的意義。現在因為科技發達，隨時可以照相，也隨時可以刪除，意義沒有那麼強烈了，也失掉它的意義。凡是黑白照片都有它一段非常豐富的歷史，絕對不能夠小看它的功能。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。

1. 個人圖片之提供

圖片非常重要，如個人的生活照這一類的照片，是有助於回憶的。第一部照相機是在 1839 年發明的，到現在有一百七十多年的歷史。現在做口述歷史需要照片來輔助，因為照片可以呈現非常多的東西，包括當時的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，還原當時的場景。像我去臺北的東和禪寺，就還

原了一件事實。東和禪寺曾經是日本曹洞宗的臺北別院，日本人遷走後留下三尊銅製的佛像，在某一年卻被偷走了。我有一個朋友有一次去參觀臺北震旦藝術博物館時看到三尊佛像，無法確定是否就是東和禪寺的佛像；後來找到四、五十年代拍攝這三尊佛像的照片；比對後，才確定這三尊就是被偷走的佛像。博物館知道後，就無償還給東和禪寺。

像家裡爸爸、媽媽的相簿，有他們自己留下來的老照片，如看到我小時候的照片，會感到很親切，可以趁著父母記憶鮮活的時候，和他們一起回憶照片拍攝的時間、當時的情況等等。看照片的回憶是比較立即性的，訪問時可能想不到那麼多問題，會希望受訪者提供照片，透過照片就可以談很多的問題了。

又如有一個學生很高興跑來對我說，他們家有一張他爸爸留下來日本時期的照片，原來這張照片是他爸爸當時到嘉義獲獎時拍攝的，過去他們都沒有重視過這張照片，以為很平常。

2. 手稿、剪報

手稿，如往來的書信等。從書信可以知道交友的情況，和哪些人接觸過。如果是更重要的人物，剪報也可以蒐集到。我講一個故事，臺北樹林某寺的老和尚，本身很會寫書法，法鼓山想要訪問他做口述、寫回憶錄，但他沒有時間接受訪問，而且他想要自己寫一生的回憶，後來就由法師自己撰寫。法師有好幾箱分類好的剪報，包括佛教雜誌和當時新聞媒體。因為人的記憶是有限的，他不可能每一件事都記得清清楚楚，這些剪報就成為重建他個人歷史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。

將剪報、手稿數位掃描、建檔分類，對於個



人年譜的建立就非常的容易。如果是公眾人物，首先要編寫年譜，再寫這個人的傳記。所以，年譜是歷史傳記不可或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。

3. 其他相關資料

如紀念品、獎狀等等，這類型都算是個人的。

以上這些，都是輔助深入訪談的重要工具。

三、訪談技巧（如何發問）

訪談的技巧，就是如何發問。在口述的時候，不能去主導訪問，而是要引導受訪者談出我們想知道的事情。如有些記者用主導的方式採訪，有時候會引起反感，讓人感覺專業性很差。

（一）專題式

專題式的訪談，需要具有專業背景。如要訪問有關二二八事件的人物，事件發生的時間、地點、相關人物，都要先清楚了解，這個專題才能訪問下去。又如李國鼎已經過世了，他過去主導臺灣很多大型經濟、建築的發展，可能對當時臺灣某個時期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，可以針對這個部分來訪談，擬定設計專題。

專題式的訪談包括：

1. 專門問題或某事件的緣起

某一件重大事情的發生，一定有一個故事，可以做一個專題。我過去訪問法師時，就是從專題式開始，如志願、個人修行或特別提一個專題去訪問，再慢慢將訪問整理在《菩提長青》雜誌上報導。

《菩提長青》這份雜誌是一個香港僑生創辦的，因為他要到美國念書，就交給我負責。我在1989年以後接手這份雜誌的採訪編輯工作，當時

也很掙扎要不要做佛教的刊物。因為看到同學從事其他行業的生活都是多采多姿，做佛教的工作好像比較單一，沒有變化。考慮了很久之後，因為自己滿喜歡的，而且可以為佛教做一些事情，就決定接手這份雜誌的工作。

因為雜誌只有兩、三個人編輯採訪，什麼都要做。也因為這樣，需到處去訪問。但我們是不受歡迎的人物，如有些寺院事先打電話聯絡約定訪問，通常都會被拒絕，根本無法做事。最後，我們只好用突擊的方式，直接上門採訪。如果寺院的法師願意和我多談，我就會表明身分；如果不願意，我就不表明身分，說是來觀光、禮佛的，比較不會被趕出去。所以，才慢慢的學會旁敲側擊的技巧。

2. 專業或事件背景的了解

要先了解事件發生的背景，才能針對細節進行發問。1985年，我退伍後進入《菩提長青》雜誌社工作，我看到一份1977年公布的歷史，就很想了解臺東某寺和當時的住持某法師的歷史。我打電話去問，發現住持已經不是該法師，而且接電話的法師顯得很緊張，講話吞吞吐吐的。後來才知道該法師是臺灣白色恐怖事件的受害者。因為該法師有一個在家徒弟幻想要推翻政府、組織軍隊和政府對抗，在被查到的草擬計畫書裡有提到該法師，該法師因此入獄，後來病死獄中。因為白色恐怖事件在當時是很嚴重的，我感覺接電話的法師以為我是情治人員要探明事情，就什麼也不說，非常害怕。也就是說，訪問之前，一定要先對事件的背景有所了解。

3. 後續影響的了解

一個重要特定的議題，要持續追蹤它後續是



否還有影響。

(二) 生平式

生平是比較屬於泛泛之談，如問什麼時候出家、什麼時候進入職場、什麼時候開始工作，就是一生的回顧，由受訪者回憶，這個比較容易切入。如果要更詳細，還是要對這個人的生平有所了解，才能夠問到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。人的一生中，有非常多的轉折，如果現在仔細回憶我們的一生，把自己的一生分成幾個時期，我想這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可以透過分期來了解這個人。我很想開設一門教大家寫自己的墓誌銘的課程。自己的墓誌銘可以在生前寫好，因為佛教講人生無常，誰都無法預料自己明天不會死，讓自己沒有遺憾的把墓誌銘寫下來，不要讓後人來寫。像我們現在去參加喪禮的時候，訃聞上寫這個人的生平，通常都不是自己寫的，都是由後人或子女為他寫的。所以，墓誌銘也是非常好的史料，透過自己的回憶，將自己的生命做一個分期、分類。

這些年我做佛教的口述歷史的時候，做一個法師的生平回憶，如哪裡人、在哪裏出家、小時候上過哪些課、有哪些朋友、遇到的問題，或是在臺灣遭遇到的情況等等。剛才有提過，我和侯處長訪問很多的人物，有些已經過世了，如悟明長老、戒德長老、東和禪寺的源靈長老、元亨寺的菩妙法師、葉阿月教授。我發現訪問長者有一個很大的難題，有些長者的記憶非常好，但有些長者的記憶已經衰退了，根本無法如實的回應訪問的問題，只會一直談他喜歡的議題，最後只好放棄。如果訪問的對象一直重複講某一段的記憶，回憶只侷限在最想表達、注重的部分，就表

示記憶衰退了。隨著年紀愈大，記憶力可能愈來愈衰退，像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感覺，有時候要透過圖片或日記，協助回憶當時的時間、地點等等。所以，搶救長者的記憶，是需要隨時做的。

1. 一生的自述

訪問一個人的時候，要保留很多空間讓他談自己，只要是談他生平有關的內容，讓他暢所欲言，不要打斷談話。也許他講的是片段的回憶，將來我們整理組合時，可能是按時間歸類或是生平分期的歸類。

2. 所經歷的重大事件

如生平一定遇到過值得回憶、值得紀念或傷心的事件，這些都需要受訪者進一步的說明。

3. 師友交往

就是受訪者的交友圈、朋友。

4. 人事時地物的真實與準確性

人的回憶是片段的，有時候時間和事件會錯置。如前面提到我去做宜蘭那位法師的口述時，因為當年宜蘭有兩個颱風，法師記錯對他們寺院造成嚴重損害的颱風，而我們必須將事件還原回來。所以，人事時地物的真實與準確性要儘量的完善。有些東西不要忽略，如果不懷疑，寫出來有錯誤，就很不好了。所以，史料的準確性是需要和文獻做一些搭配的。

(三) 從小型的訪談開始

在自己的專業背景還沒有完全建立之前，不宜做大型的訪問。不太有做口述的經驗的時候，如果一開始就要寫一本書，可能要邊做邊學，會做得很辛苦。如果要做家族史或做一個重要事件的訪談，可以從小型的議題開始，透過不斷的練



習，累積經驗之後，再慢慢的擴大訪談。如我們這兩天的「時光旅行」，就可以個別問大家參加的動機，會比較容易切進去。因為才一、兩天的時間，記憶還非常清楚，是鮮活的經驗。

1. 住持寺院的歷史

我以前做訪問，當然是從小型的開始，如寺院的歷史沿革，或是請師父談有關寺院創建的緣起，也許十分鐘或二十分鐘就做完了。如臺中某法師已經八十多歲了，為人和善。他是留學日本大學，也是臺灣巴利文的權威，翻譯很多書出版，對臺灣巴利文很有貢獻。我覺得他是一個值得做口述的對象，可以從小型的訪談開始。我用電話訪談他的時候，他談起自己是一個研究學問的人，在擔任住持以後，發覺自己的顯示比較學術性，信徒比較沒有辦法接受，信徒的人數也愈來愈少。他自覺自己不適合帶動群眾信徒，就卸下住持的職務。

2. 某事件或某問題的看法

如剛剛發生過的學運，記憶猶新，就可以訪問對學運的看法。每個人有自己的立場、看法，可以蒐集到很多的看法，可能就可以變成一個研究的題材了。如前面提到臺東某寺的法師，因為白色恐怖是很重大的事件，當時很多事情不能說、不敢說，如果那時候我知道事件的背景，可能會去訪問法師的妹妹的看法。

3. 單獨事件緣起

單獨事件或偶發事件，都是屬於小型的訪問。如有一次，我去訪問新竹的某寺院，法師和我聊得很開心。我問他寺院為什麼這麼快就建起來了？他回答說那時候他買了愛國獎券，很幸運得到貳獎，大概有 6 千元。在民國四十幾年，6

千元是很大的一筆數目。他的寺院就是用這筆錢建成的，我到現在印象還很深刻。這個就是單獨事件。

(四) 有趣的議題

我想有趣的議題，對於訪談是非常好的開始。

1. 受訪者感興趣的議題

如果要做人物訪談，訪問的議題要與受訪者有關係，而且是他感興趣的，如特別開心的事情、對他來講是有意義的事情等等，可以打破尷尬的場面，很快進入訪談的實質內容。如剛剛提到的臺中某法師，如果和他談巴利文的研究，因為他是這方面的專業，對這個議題很有興趣，一定侃侃而談。如果是做家族史訪問，也可以先了解家族中有趣的事情，訪問長者時，他也會比較開心、主動的談這件事。

如果是問到很難過的事情，有時候會有點尷尬。要知道有些難處是沒辦法問的，如果能切入他最感興趣的議題是最好的了，雙方也會談得很愉快。舉個例子，這是最近湊巧發生的一件事情。在日本時代，日本某宗派在臺北建立一座很大的寺院，這間寺院最後一任住持的兒子——日本允許出家僧侶結婚——他也是日本人，已經七十歲了，很想要了解他的父親，輾轉找到我，要我幫忙找有關他父親的資料。他回日本時，還只是一個月大的嬰兒，對父親的記憶，都是聽他媽媽講述的。對於他個人的身世，因為關係到隱私的問題，我很難啟齒問他，只能透過他自己的敘述，大概知道他有一個非常心酸的歷史而已。原來他的父母親各自都有婚姻，也有自己的家庭。他父親是在日本戰敗前的兩、三年獨自來臺灣擔任寺



院的住持；而他媽媽是臺灣人，家裡很窮到臺北找工作，因為會講日語和做日本料理，被寺院雇請打雜煮飯。後來日本戰敗，因為他媽媽兩邊都不能曝光，只能留在臺灣；而他雖然知道父親在日本的道場，也知道已經過世了，可是他一直不敢去那個日本道場。所以，對於他父親的事情，我也只能透過一些日本朋友進行側面了解。

2. 訪談者感興趣的議題

除了是受訪者感興趣的議題之外，也可以是訪談者感興趣的議題。

3. 閱聽人感興趣的議題

我們把第三者叫閱聽人。閱聽人的興趣，各有所好，如報紙是給普羅大眾看的，有政治、綜藝、運動、旅遊等新聞版面，滿足所有人的需要。每個人的興趣可能只是集中在某一部分。有時候訪談，也可以從閱聽人感興趣的部分切入。像新聞報導有時候是為了滿足閱聽人而做某個議題，認為是大部分的人可能感興趣的議題。口述也是如此，可能是很多人有興趣的議題，就可以做訪問，之後再將訪問的內容公布。

（五）交叉訪問

1. 兩個人以上發問

以訪談來講，一個人難免思慮不周全，無法全面；同樣的問題至少有兩個人發問，就容易問到重點，讓議題呈現歷史事實。有時候受訪者可能很隱晦的講某些事情，經過交叉訪問以後，可能可以讓事情清楚明瞭。

2. 以不同立場角度發問

有時候可以站在受訪者的立場發問，也可能跳脫出受訪者的立場，以第三者的立場發問。以

一個相對客觀的角度，或是另外的角度切進去，立場不同，對事情的看法也不同，有時引發的回響可能更為巨大。

3. 對模稜兩可的回答發問

對模稜兩可問題的發問，可能牽涉到法律的問題，要小心、謹慎的回答，甚至不回答、不予置評。如幾年前有做一個國軍將官的訪問；訪問後，他被告了，只好出面道歉。

也有些人面對這類的問題，無論如何，都不願意正面回答。如臺北善導寺在日本殖民時期是日本淨土宗臺北別院開教院；日本戰敗後，由黨國大老李子寬買下。在日本撤退以後，臺灣所有的東西，包括寺廟產業，都被以敵產名義接收。如果可以提出證明寺院是臺灣人捐獻建置的，認定是屬於募建寺院，就可以發還給所有人。當時善導寺是在李子寬的證明之下，以國有財產局的名義捐贈給善導寺，但是登記在李子寬名下。前些日子，善導寺後面要拓寬道路，有一塊三、五坪的土地被徵收，得到政府補償的費用。國有財產局知道這件事之後，對善導寺發文告知當時的捐贈是不能買賣的，如有買賣，所得歸國有財產局。善導寺覺得不合理，就決定打官司，建立一個屬於日本殖民時期留下的寺院的判例。日昨善導寺官司打贏了，因為善導寺發函給國有財產局，要它回答善導寺土地徵收是屬於通案還是個案。不論是回答個案或通案都不對，國有財產局就不敢回答。所以，模稜兩可的問題，有時候對方會不敢回答，也不願意回答，因為怎麼回答都不對。不過，這個事件當然還沒有結束，有可能還會再上訴，這個判例一判決成功，將來凡是日本人在臺灣的寺院，或是有類似問題的，就可以



依照前面的判例來解決。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想法，也讓我聯想到有關模稜兩可的問題。

4. 對可能有假的問題發問

可能問題是假的，也可能是做假的問題。你知道他有假，你問他，就可能產生衝突。舉一個有趣的例子。1949 年政府撤退來臺，大部分是坐船來的，少數是坐飛機的。當時能夠從大陸來臺灣的只有三種類型的人：軍人、機關要員（政府官員）、有錢人；也有很多法師來臺灣，法師也分成兩類型：一種是有錢的法師，是方丈；另一種是窮小子，就去當軍人，如佛光山的星雲法師、法鼓山的聖嚴法師。幾年前，兩岸直航的首航飛機抵達臺灣松山機場時，有一位當時隨政府撤退來臺的法師也在場，就對旁邊的官員講他當時是坐飛機來的。那時他旁邊站著一位當時和他一起搭船來臺的法師，雖然知道這位法師所說有假，也不敢講、不能拆穿他。所以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，有時候會故意做假，這是難免的，但這就需要有一些專業的背景、歷史的常識輔助分辨、判斷。

（六）看照片訪問

我說過，如果有時間蒐集到照片，就更好了。如家裡的照片，可以請爸爸、媽媽拿出來；數位化之後，就可以看照片訪問他們，談一個相關的話題。我覺得這可以讓彼此之間更親密、更接近。照片可能是媽媽或爸爸和其他人的合照，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了解整個時代的背景。一張照片，就是一個故事；很多的照片，藏有非常多的故事。家族訪問，是重建家族史的一環。雖然個人的家庭沒有特別顯赫，也不是大家族，但基本上是整

個臺灣社會的一個小螺絲釘、小小的縮影，對了解當時的臺灣社會，也是有非常大的貢獻。過去的歷史都是帝王史，少有平民史，如果可以把家族史建立起來，不僅可以了解父母親那個時代的生活情況，也是幫助臺灣社會重建庶民文化、庶民歷史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。舉個例子，像我的孩子就不曉得我那個時代的生活。我小時候住在嘉義植物園附近，植物園旁邊是一個墓園。每到清明，幾個穿著髒兮兮的孩子就會跑去墓園「揖墓粿」，掃墓的人會給塞一個粿或兩毛錢給他們，小孩就很開心的跑開。「揖墓粿」是一種傳統的習俗，現在的孩子根本沒聽過，也不了解。如果當時能用相機拍下來，看到照片一定覺得充滿了回憶。所以，不要小看家族史。

1. 自己蒐集照片

看照片做訪問，我個人有比較多的心得。像我去一間寺院做人物訪問，通常我會準備或是找到有關這間寺院的老照片，引起話題。如我去訪問一位法師，他以前曾經就讀新竹壹同女眾佛學院，而我手上剛好有一本 1954 年壹同女眾佛學院的紀念冊，我帶著這本紀念冊去訪問他。他看到紀念冊上的照片很高興，同時也回憶起照片中所有的人。

2. 受訪者自己保存照片

做了一些訪談，與受訪者慢慢的建立比較好的互動後，就可以請他提供照片，進行掃描、翻拍，甚至用電腦軟體處理狀況不佳的照片。有時候會害怕遺失或毀損照片，只能在現場看，像我會帶相機去翻拍，之後再將照片燒成光碟保存。如我訪問一位法師，他有幾千張彩色、黑白的照片，看都看不完。這資料非常珍貴，我就請他提



供照片讓我掃描，再用這些照片去訪問他，他就不斷的回憶起新的東西提供給我。我建議可以先從家裡的照片著手，如爸爸、媽媽壓箱的照片，全部拿出來整理、數位化，就會發現這個家族有很多故事可以談了。

3. 與受訪人相關人士保存之照片

如我有一本壹同女眾佛學院的紀念冊，我認識其中一位法師，可能可以從那位法師那裡得到當時相關的照片。

訪問有時是用自己蒐集的照片，還有別人的照片，也包括受訪者本身提供的照片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當然受訪者是最多、最完整，也是最重要的。我覺得看照片訪問的氣氛會很輕鬆，而且會把每張照片的故事都講得很圓滿，感覺真的很好，也是幫助受訪者回憶。

四、資料整理與後續

(一) 組織統合能力

整理資料要有組織統合的能力。有些人文筆很好，有些人可能是讀文史的，平常有撰寫的經驗，對文字組織統合能力特別好，這方面的人就可以網羅在團隊裡面。

組織統合能力有三種：

1. 一定的中文能力。前面有舉翻譯英文的例子，要翻譯成英文，英文雖然很好，但是中文更需要加強。
2. 切割後，重新組合的能力。訪問的內容是片段的，如一下子談童年，一下子又談最近的狀況，要將這兩個時期寫在適合的位置上。人的一生有很多的分期，如青少年求學時期、創業時期、晚年時期等，依照這些不同時期，將訪問的片

段內容重新組合。

3. 統合全文章節安排的能力。要如何安排章節，像是寫一本書一樣，一個人的一生或是短文，都需要安排章節、標題。

(二) 文字閱讀適合普羅大眾

寫出來的文字要讓別人可以讀懂，如果文字不流暢，讀起來也不順暢，可能就不適合。像我第一次整理訪問稿時，我以為要呈現逐字稿，讀起來很奇怪。後來卓遵宏教授提供一份整理好的文稿讓我參考，才知道原來稿子要寫得像一篇文章，不能太文言，也不能太口語白話，要讓人可以輕鬆的閱讀。

嚴復（1854-1921）是民國初年非常重要的文人學者，是很有名的翻譯家，也是一個外交官，很早就把西洋有關的科學著作帶到中國來。他在《譯例言》中提出：「譯事三難，信、達、雅。」信，是忠實原文、忠於口述；或許受訪者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，可是寫出來是沒有扭曲、違背原來的意思。達，是通順、流暢，就是文章要寫得很通順、很流暢。如果讀起來有點怪怪的、很拗口，或是文章分段不適當，讀起來不流暢，沒辦法理解，這都不是好的。雅，是優雅、美好、雅俗共賞。我想口述歷史的整理，應該要達到這三個標準。

(三) 錄音（影）帶的保存

現在錄音帶、錄影帶有很多的保存方式。臺灣氣候潮濕，如果是重要的錄音帶、錄影帶，就要保存在一個比較恆溫、恆溼的地方。而且錄音帶、影錄帶的保存比原稿還要重要。如我做過幾個法師的訪問，訪問後整理的文字稿，經過法師



修改，他在訪問時認為講出沒有關係的話，在一稿或二稿時刪掉了，內容不見了或是在文字稿上打叉，這時原稿就變得非常重要，因為還可以用來再次還原。整理出來的東西是二手的，是根據原來的東西整理的，基本上原稿的重要性比不上原來的錄音或錄影檔，大家要有這種觀念。

錄音帶、錄影帶的原件等於是歷史文物，保存的重要性不亞於事後文字整理。而且錄音帶、錄影帶容易受到外在環境的干擾而損壞，無法回復，保存困難，需要準備相關的設備，如防潮箱等，來保存它；也要把它當作是歷史文件，將來在某個需要用到的時候播放出來，因為聲音是更容易直接滲入人心的。

（四）受訪者之定稿

口述歷史的資料，一定要經過雙方的同意才能公布。文字稿在受訪者看過之後，覺得是他所講的、是他口述的歷史，簽名後才可以公開。受訪者一定要定稿，還沒定稿之前，是不能發布的。口述歷史的一個倫理，是要雙方同意：它是屬於共同創作，只要有任何一方不同意，就不可以公開。口述歷史不是只有受訪者口述而已，也經過主訪者的文筆整理，兩者具有的共同版權，要有這樣的意識。

初稿，是訪談後，由主訪者整理完成的。將初稿呈現的原貌，送給受訪者看，可能會有增補、刪除、修改的情況，如有些講得不夠清楚，或沒講完的，就可以請受訪者重新講或是增補完整。

定稿後與初稿可能會有很大的差異。在定稿的時候，很多內容可能因為受訪者不要呈現，或是牽涉太多人，擔心後續的法律問題，而被刪除。口述歷史免不了會有法律問題，如果有法律問

題，訪問者與受訪者必須負相同的法律責任。如有一次，受訪者和訪問者都收到存證信函，要求更正某一段內容。這對我們來講，有很大的心理壓力，因為書已經出版了，無法更正，只能收回銷毀，更正後再重新出版。

最後定稿的問題，還包括記錄者與訪談者之間產生歧見。如我訪問一位法師，他講了好多佛教的內幕，也說可以公布，但在最後整理時，卻將這些內容刪除，不想公布，可是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很重要，彼此之間就產生了歧見。這種情況下，基本上還是要尊重受訪者，不會強迫他同意，但有時會採取妥協或討價還價的方式，儘量讓資料可以呈現。

五、結論

（一）口述歷史的重要

孔子說：「夏禮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，文獻不足故也。」其意是說，有關夏禮，孔子可以說得出來，但是夏朝的繼承者杞國文獻不夠，根本無法用來輔助；殷禮也是一樣，宋國是繼承殷商之後的國家，它也保存了殷禮，可是文獻不足。所以，史料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完整。

口述歷史是新的學門，被當作是新的研究方法、新的研究趨向，可以補歷史的不足。中國古代有左記言右記事，史官所記載的是帝王史。中國歷史都是帝王史，沒有平民百姓的歷史。所以，口述歷史是要回歸到普羅百姓人民身上，人民也有詮釋歷史和解釋歷史的需要與權利。當然，大家可以做家族史，這是最容易切入，也是最容易訓練的，而且和家人聊的氣氛比較輕鬆，也可以



進一步了解過去家族的發展，賦予凝聚家族的向心力。我說過文獻沒有百分之百的完整與圓滿，口述歷史可以透過當事人彌補這部分的不足。如我做了一些口述歷史，有的寺院名不見經傳，雜誌不會報導，但它經歷了三、四代的住持，只好以口述重建歷史。

（二）口述歷史的侷限

要注意到口述歷史的侷限性：

1. 實事有可能被竄改、誇大或遺忘。受訪者的回憶，有可能是他故意造假的。在臺灣，我做佛教的口述歷史，慢慢的了解到，有些是不小心，有些是故意做一些反方向的陳述。將口述歷史用文字表達出來以後，可能帶來研究上的好處，但研究上的歧誤，也是可能產生的。
2. 口述與史料不可盡信。沒有百分之百真實的歷史，只能接近於真實而已。口述歷史也是這樣，可能接近真實，而且是屬於個人觀點。這一點一定要小心、注意。
3. 距離與角度影響觀察內容與結論。這就和日本黑澤明拍攝的電影《羅生門》一樣，四個角色看同一件事情，大家的講法永遠都不會一樣。
4. 藉不同觀點尋找解答，不能只針對一個人講的，要概括全盤接受。

（三）口述歷史已自成一個研究領域

口述歷史已自成一個研究領域，能提供一般研究使用、能重新闡釋、能受鑑定確認。

每一個學門都有其侷限性，也有一個意義性，沒有一個是百分之百圓滿的。口述歷史也是如此，它對史學界有很多的幫助，我們要了解相關的可能性。以上報告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

【附註】

註1：唐諾·里齊(Donald A. Ritchie)著；王芝芝譯，《大家來做口述歷史》(Doing Oral History)，(臺北：遠流，1997)，頁34。

問題討論

■高雄場

【問題1】

請問在訪談過程中，記錄者是否可以插入發問？

【回答】

我個人覺得可以。我想記錄者也可以成為發問的人，或是提醒沒講完的部分。像我自己做記錄，我是一面記錄一面訪問。記錄者藉由記錄的文字，可能會發現新的問題。

【問題2】

如果訪問的時間很短，受訪者沒有講到我想問的重點，例如我問他學佛的因緣，我覺得學佛、當志工的年份很重要。當他沒講到時，我就會不斷的插問。這樣不但會打斷受訪者的思緒，也會很不高興，應該要如何處理？

【回答】

在組成一個團隊後，針對受訪者的背景要有一些設想，事先規劃擬定訪問的問題；訪問時，依照問題來問。事先規劃問題，可以讓訪問進行得更好，否則可能會發生沒有問到重點，一直打斷受訪者談話，彼此之間滿尷尬的。有時候口述訪談不一定是面對面，有可能是透過電話或是視訊訪問，所以還是要先將擬好的問題傳給受訪者看，讓對方也可以先了解、準備；訪問的現場當然有錄音，視訊就可以直接錄影，有些訪談可以



記錄。所以，事先擬定問題非常重要，即使時間不多，只有一個問題是重點，都可以提升訪問的價值。

【問題 3】

如果受訪者覺得問題範圍太廣，不知道如何回答，反過來要求我們將問題聚焦，應該如何處理？

【回答】

把問題聚焦是對的，如果問題沒有範圍，受訪者就不知道從何下手。我剛剛有提到，他感興趣的或是你感興趣的議題，例如認識某人已經五年了，對他某些事情很好奇，你自己有興趣問他，或他很喜歡做某件事情，如特別喜歡當義工，或者特別喜歡上什麼課、很喜歡親近哪一位法師、喜歡的是什麼，這樣就可以講很多，比較容易切入。我們找一個訪問對象，通常不會有太過親近的關係。像我過去和侯處長他們一起訪問幾個長老大德，年紀都八、九十歲了，根本沒有親近過，只是從歷史或是他個人的著作得知這位法師非常值得做口述。即使我和他沒有親近的關係，只好找一個他有興趣的議題，引起話題。例如我訪問戒德老和尚，因為他對放燄口非常的了解、經驗豐富，我們就從他喜歡的先問，他就可以滔滔不絕的講。如果不能引起他的興趣，講兩句話就沒了，會很尷尬，也表示問題沒有設定好。

【問題 4】

我們現在沒有組織、沒有資源，如果想去拜訪某一間寺院或某一個團體，要如何進行？有些寺院不開放攝影，要怎麼辦？還有影片剪接需要什麼？

【回答】

如果要去一間寺院做參訪，有組織會比較好，或者可以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組成團隊，共同做一件事情，才會圓滿。做口述應該有一個目的性，找一些對這件事情有共同關懷的人去做口述或是訪問。如果一個人單槍匹馬，不是不能做，就像採訪也是可以做，只是會比較辛苦。如果真的想做，就一定要想辦法找到資源，組成一個小小團隊。

記錄的工具是一定需要的，如照相機、錄音機等。如果沒有攝影機，至少有錄音機，這個應該不難，像現在的手機大部分都有照相、錄音、錄影的功能。

要去訪問法師或寺院之前，一定要和對方聯絡上；溝通之後，才能談出內容，否則訪問可能只是泛泛之談，得不到想要問的內容，或者只是得到片面的東西。臺灣的寺院我大概跑超過一千座了，從自己的角度出發，第一次拜訪寺院最想看到的是什麼？一般寺院是有對外開放，去參觀禮佛，都不太會遭到制止，但如果有別的動作，就可能會來注意一下。如果你去寺院，在還沒有見到住持本人之前，最先注意到的是什麼？可以先看寺院的碑偈、碑文，這是很好的訪問話題；若是沒有碑文，大殿應該會有落款，如落成的時間，或是旁邊的對聯是誰寫的，從這些話題切入，法師就會告訴你很多東西。也就是要對寺院的裡裡外外稍微有了解，我都是用這樣的方式切入，就比較容易得到一些資訊。

如果有些寺院不開放照相、攝影，就尊重對方。如果要剪接影片，這個算是專門技術，不在這堂課程的討論範圍。



■臺中場**【問題1】**

採訪時，會先設定一些題目，也許在過程中，有時候談話內容可能不在訪問範圍，要順其自然的推展嗎？另外，在訪問的過程中，可以再臨時設定或修訂訪問的題目嗎？

【回答】

第一個問題，做口述的時候，就是要讓對方暢所欲言，不要打斷他，我想這是應該要做到的。因為有時候訪問的對象是長者，不要打斷他的興致，他愈講愈多，就可以從中吸收到更多的東西。

第二個問題，訪問到最後，是不是題目要做修正？像我們做口述，一個人的計畫至少要做半年以上，有時候是一年、兩年，會愈談愈多。像有一位長老法師，我們談了幾次，大概有三、四個月的時間，才發現沒有辦法談下去，因為他的回憶就一直停在那裡，就只好結束。如果有很多東西可以談，回憶很豐富，就可以一直談。有時候，做一年是非常平常的。如果要做長期的口述，不一定要先設定題目，因為談的內容會非常多；如果是做專題，可能一次、兩次就談完了；如果是一生的回顧，像現場有展示很多口述的書，題目都不一樣，這都是後來才訂出來的，不是一開始就訂這個題目的。如傳道法師覺得他一生追求印老的人間佛教，要以人間佛教作為書名，他是這樣設定書名的。所以，如果是做長期的，題目可以不用設定；專題式的，就要設定主題討論。

【問題2】

有時候，我回去探望我的母親，發現他的生命歷程非常豐富。像我和他談到一件事，他會描

述得很精采。如果我採訪他，整理的時候，由我自己設計題目，內容可能會前後調整一下，再下一個標題，這是可行的嗎？

【回答】

可行。有時候他談很多事情，可能想到什麼就談什麼，也許把幾年前的事情和現在的事情放在一起談，並沒有特定在一段時間回憶一些事情，記憶可能拉得非常長。在他的人生分期上，如少女時期、結婚的時期、養兒育女的時期、晚年的時期。他的回憶是在哪個時期，你就要在這個段落放進去，可能從少女時期慢慢到以後的時期。我覺得題目不是最重要的，像研究生寫研究論文的時候，會先訂標題，結果把自己框住了，一直在裡面掙扎，寫不出來。有時候可以先寫，寫完再把標題放上去，總合起來。因為標題是總合所有章節的概念。可以先有一個大方向，但是不要讓被自己綁住了。

回憶要切割，如這一段要放在哪裡，那一段要放哪裡。這是一個比較技術性的問題，可能要經過幾次的操作，有經驗以後，會比較順利。雖然看起來每個部分都有談到，可是要做切割，是生命中哪個重要的階段，時間上要很精確的放在那個點上，這樣才能看到人的一生完整的例子。

【問題3】

如果問一句，對方回答一句，要怎麼繼續談下去？如果談得很廣，要怎麼整理出一篇讓人讀得順的文章？這是最重要，也是最困難的。是不是有呈現文章的規格、系統或是處理的方法？

【回答】

如果把訪問定位在當志工的心得和經驗，訪



談的過程中，受訪者回憶過去家庭的情況，還有父母的情況，就與訪問設定的主題不太符合。人的記憶是會跑到其他地方去，題目是一定要改的。

要整理文章，基本的中文能力是必要的。文章寫好了以後，讀起來要能通順，有邏輯概念。講話有時候是跳著講，是不連貫的，如也許今天要訪問的內容，他沒有講到，可是下次去訪問的時候，他才講，這個內容要放在上次問題的位置。我覺得溝通是非常必要的，像我們有遠距離的訪問，如我下午要訪問某個法師，有些法師會要求先將訪問的問題告訴他，讓他有心理準備。還有說和寫是完全不一樣的，會說不一定會寫，會寫不一定會說。寫作是需要訓練、整合、強化的。如果聽訪問錄音帶，通常一個小時的內容，要用三個小時整理。整合能力要比較敏感，相對敏感，不一定需要寫作的課程，大家一起來寫作，就知道在整合上，能力要加強。

【問題 4】

如果我的角色是記錄，有設定題目，但受訪者沒有談到重點，請問我可以打斷他的談話嗎？

【回答】

我覺得要看情況，如果是短時間的訪談，或是不會有下一次訪問的機會，時間不多，就要趕快趁機插進去問。如果是半年或一年的長期性訪問，時間還很多，就讓他暢所欲言，不要打斷他。

【問題 5】

如果同時訪問很多人，每個人說法都不太一樣，要怎麼篩選或是抉擇要書寫的內容？還有，如果發現受訪者講的內容與事實有出入，要如何繼續和受訪者溝通？

【回答】

訪問一件事情，很多人會有不同的說法。這些說法，是來自於生活背景，還有生活經歷。如一個村子發生一件事情，大家對這件事情的看法，可能都不一樣；又如臺灣發生這麼多學運，每個人的看法也都不會一樣。訪問同樣的歷史，是可以容許不同的觀點，但歷史一定是真的，一定要貼近真實。做口述也是這樣，這不是對錯的問題，而是個人觀點的問題。

【問題 6】

闕老師採訪這麼多法師的經驗裡，對於有些有歷史價值的內容，但受訪者不願意刊登的狀況，您是怎麼去處理的？心情又是怎麼樣的？

【回答】

談到重點了，這個我有很深的感觸。有些法師或者寺院，在採訪時，也許是可以接受的；可是當你寫出來以後，他突然後悔了，覺得不要刊登。我自己是會尊重法師的意願，既然他不願意，我們就不會刊登。如果一定要刊登，可能也會有一些麻煩的事情，彼此的關係一定會造成緊張。另外一種，若是根據臺灣新聞法規，採訪不一定要經過對方同意，只要你問他，就可以播出來，但在佛教方面，還是要謹慎一點。像有些是不讓我採訪，我只是去了解情況，基於事實做一些報導，這就沒有什麼問題。最麻煩的是，寫完刊登出來以後，受訪者認為與事實不符，要告你，產生法律問題。新聞媒體的作法是，澄清事實或對當事人道歉，以同樣的版面刊登，因為不是故意要寫錯或是歪曲事實，這是新聞的一個原則。如果不被接受，說不定還是要走上法律訴訟。我曾



經有遇到過，還好沒什麼事。我既然是去訪問，就會表明身分，將來要刊登時，有些法師會要求看最後成稿。如我以前做寺院採訪的經驗，是把所有的寺院訪問集合成書，將訪問每一間寺院的歷史都印出紙本，以掛號寄給對方，請他們看看有沒有問題。十件可能只有一件、兩件會回覆，說沒有問題或是有要增加新的內容，另外八件通常沒有任何回應。原稿已經以掛號告知要刊登，如果對方沒有反應，就可以出版了。一定要寄掛

號，這樣才有證據。還有我會註明出版、回覆的時間，至少有一個月的時間，讓對方回覆意見或是提供要增加的新資料。若一個月的時間到了，沒有任何回應，就會直接出版了。

【編者按】本文為「時光旅行：口述歷史工作坊」2014年4月20日高雄場及5月4日臺中場之錄音謄稿，經編輯組彙整，講者審閱後刊載。

【訊息】

邀請您護持捐款，支持佛教文化志業 助印《佛教圖書館館刊》可採線上信用卡捐款

《佛教圖書館館刊》創刊於民國84年，是一份關懷佛教圖書館經營管理的雜誌。旨在發展佛教圖書館事業，提供佛教圖書館經營管理的理論及分享實務作業資訊。

本刊創刊至今已發行59期，發行期間長達二十年，是一份非營利刊物。每期出版後寄贈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、大學院校圖書館、佛教圖書館、佛學院所、佛教研究相關單位及人員，並開放海外地區圖書單位申請，邀請您共同為佛教文獻的保存、傳播而努力，支持佛教文化志業的發展。

護持捐款，不限金額，歡迎隨喜贊助。

線上信用卡捐款

<http://www.gaya.org.tw/library/donate/>

郵政劃撥捐款

帳號：19131030 戶名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

